

東北戲曲新報叢書

非學當上

反謠評戲(草本)

安西編劇

東北戲曲新報社編輯發行

反謠評戲劇本

上 當 學 乖



安 西 編 劇

一 九 五 〇 • 一 一

人物：

趙乃文：蔣匪特務，三十左右歲，小商人打扮。

張志洪：機械廠工人，積極份子，二十二三歲。李蘭英的未婚夫。

李蘭英：被服廠女工，積極份子，十九歲，張志洪的未婚妻。

李 母：五十歲左右，李蘭英的母親，嚙碎。

李有同：賣饅頭老人，五十歲左右，李蘭英的父親。

張萬春：老木匠，六十歲左右，張志洪的父親。

吳 成：蔣匪特務，趙乃文的同黨，三十歲左右，流氓打扮。

張 母：五十多歲，張志洪的母親。

組 長：五十多歲，居民小組長，態度溫和。

第 一 場

人物：匪特趙乃文

（趙乃文鬼祟上）

趙：（唱）我的名字叫趙乃文，偽滿特務幹的兇，八一五參加了國民黨，東北行轅做特工，不曾想共產黨把瀋陽解放，金錢美女一場空，去年春天假意登記，只說我痛改前非把政府贖。美國人打朝鮮我心眼活動，參加了特務組織再做地工，表面上賣糧米安分百姓，暗地裏散謠言去把人坑。只要是中央軍再回東北，那時節揚眉吐氣我再行兇。（白）我，趙乃文，偽滿時候給日本憲兵隊松本隊長跑片兒，八一五以後參加了國民黨，在東北行轅督察處當特務，那時節說抓誰就抓誰，金錢美女，要啥有啥，沒想到國民黨垮台了，共產黨來了，瀋陽一解放，我可就老虎掉山澗裏，仇人太多，吃不開了，沒法子，光棍不吃眼前虧，裝老實吧，去年春天反動黨團登記，我也只好假意坦白一

着，把他們糊弄過去了，也沒怎麼難爲我，我就賺了幾個錢，在此地面上開了個糧米店，到也足吃足喝。可是我是神氣慣了的人，到底總覺着不夠意思，這回美國發兵去打朝鮮，我估摸着國民黨又該「行陽」了，我就偷偷參加了特務組織，給國民黨做特工，我也算是一個小頭目，我們老板說美國人八月節以前就來佔東北，接着國民黨就來，那知道等來等去還是沒有影子，真把我急壞了。唉！這就叫瞎貓碰死耗子，撞大運的事，弄好了，也許還能神氣一下，弄不好就許把命搭上。特務老板叫我散佈謠言，我也只好從命，幹吧，真危險。不幹吧，我們的頭子又逼着我，越心思越倒霉，反正我算沒好了！又要把謠言造出去，又要保住性命，我不免見機行事，鑽鑽空子便了。

（唱）趙乃文在房中暗自思忖，想起了造謠言的事一宗，國民黨特務老板給我任務，這一道命令那敢不遵。瀋陽市老百姓擁護共產黨，一個個生龍活虎加緊做工，平常的謠言未必肯信，我只得無中生有借口傳言，誰若是落後我把誰來找，誰若是糊塗我就把誰蒙，主意已定往外走，隨機應變見景生情。且不言趙乃文去把謠言造，（下）

第二場

人物：張志洪，李蘭英，李母，李有同，趙乃文，張萬春，

洪：（上唱）來了我張志洪進步的工人。機械廠內我創造了新紀錄，勞模榜上有我的名，報館的記者把我訪問，我心裏高興臉上發紅，舊社會的工人吃不飽飯，新社會的工人是主人翁，吃穿不愁生活有保障，幹工作生龍活虎一般同，識字班裏學文化，明白了世界大勢把腦筋通。我今年年長二十一歲，我爹爹六十有二多，我的媽媽在家把飯做，我爹爹木匠手藝也能做工，一家人豐衣足食快快樂樂，翻身享福過秋冬。我有個未婚妻是絮行能手，在被服廠內是模範女工，她今年年長一十九歲，名字就叫李蘭英，乘今天星期日去把她來找，核計核計多啗結婚。行行走走來的快，不覺來在李家門。上前去把門來叩，叫一聲妹妹李蘭英。（白）蘭英！蘭英在家嗎？（唱）張志洪在門外把門來叫，

英：（上唱）驚動了絮行能手李蘭英，李蘭英在房中正把活來做，忽聽外面有人敲門，放下活計往外走，用手開開兩扇門。

（白）哎呀，還是你來啦，志洪啊，我等你半天啦，我當你還不來了呢。你快進來吧，（二人入房坐下）

洪：（白）我們早晨開了個時事討論會，所以來晚了。大爺大娘都在家嗎？

英：（白）我爹上街做買賣去了，媽到隔壁子串門去了，你吃過飯了嗎？我給你做點飯吃啊？現成的大饅頭，發的可好啦！

洪：（白）不吃 我來跟你核計核計，咱們的婚事得多啗辦哪？

英：（白）我的意思是越快越好，越簡單越好，可是爹媽的意思，還要挑個好日子，還要預備預備，老人家說：就我這麼一個女

兒，不能太馬虎了，你看，這怎麼辦哪？

洪：（白）老人都是那樣，我媽非要宰豬不可，我們家養了一口豬，才一百廿斤，現在宰了多可惜，我好說歹說媽算是打消了這個念頭了，可是還得包兩桌席，算起來總比宰一口豬省的多。蘭英啊，對老人家就得多講道理啊，現在不像從前了，何必講究那些排場啊，你講道理講清楚了，老人也不能不信啊。

英：（白）唉，老人的腦筋啊，就是不容易轉過來，我說過多少次，他們總不聽，你有甚麼辦法！（唱）再三的講道理老人家不聽，一定要花銀錢好好陪送，爹爹說一輩子只養了女兒一個，媽媽說聘女兒是大事一宗，爹爹說要陪送兩套裝新被，媽媽說要陪送一架掛鐘，我說是新社會不必講排場，爹媽說好容易咱家翻了身，國民黨在東北吃不上飯，這時候有吃有穿錢有餘零，人有臉樹有皮辦事要像回事，咱李家只有這大事一宗。再三的講解都沒有用，說一千道一萬老人家不聽，若不僧請把我媽媽來問，我看你也打不通媽媽的老腦筋。（白）不僧你就問媽媽，你若能說服了她，那我才佩服你呢。

洪：（白）你把媽請出來吧，我跟媽媽說說吧。

英：（白）有請媽媽，

（李母上）

李母：（白）忽聽女兒喚，上前問端詳。女兒喚我何事？

英：（白）媽呀，他來啦。

李母：（白）他來啦？他是誰呀？

英：（羞介，白）他就是張志洪唄！

李母：（白）姑爺來啦，我還不知道呢，

洪：（白）大娘，一向可好，

李母：（白）好啊，你爹你媽都好嗎？

洪：（白）家父家母都好，承大娘掛念了。

李母：（白）咱們打開鼻子說亮話，你們老張家預備的怎樣啦？我可先說下，我只有這一個閨女，我們辦這個喜事，可不攪馬馬

虎虎的。

(志洪與蘭英互遞眼色介)

洪：(白)大娘啊(唱)尊一聲大娘細聽分明，婚姻的大事你老放心，雖然沒有三媒六證，我們的廠長給證婚。

李母：(白)你們廠長給證婚啊？哎喲，這面子可真不小！

洪：(白)大娘啊，(唱)咱們是工人不能忘本，簡單樸素把婚成，事情要往遠來看，鋪張浪費不聰明。我勸大娘把錢省，省下銀錢過秋冬，常言說要將有日思無日，又道是望長久還不受貧窮，說甚麼裝新褥子裝新被，說甚麼坐鐘掛鍊好陪送，我與蘭英都有工作，那月不領幾百薪金，勸大娘得省錢來且把錢省，多花錢少花錢一樣成親。(白)大娘啊，辦事情是小事，過日子可是大事，我看你老就不必張羅啦。

李母：(白)怎麼！你也跟蘭英一樣，不叫我張羅，那可不行，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我要像國民黨那時候吃不上飯來，你叫我講排場，我也講不起，現在不是翻身了嗎！我有多大力量，我就得豁出多大力量。志洪阿！(唱)，叫聲志洪你是聽，老身嘗來聽分明，自從東北解放後，黎民百姓翻了身，你大爺賣饅頭生意好，小蘭英被服廠裡去做工，想當年糗糠豆粥吃不上，現如今大米白麵任着肚子撐，你二人成親事我們老人家心歡喜，花上個三五百萬不心疼，自從蘭英和你把親定，我們老兩口子打好了調停，像從前沒有力量也就罷了，如今晚豐衣足食那能辦得太寒酸，無用的話兒休要講，打我的高興那可中。

(白)我告訴你，志洪，你可不能打我的高興，現在我不是日子過好了嗎？我有力量，我就得陪送，我買了東西你能給仍出去嗎？甚麼話也別說了，你趕快定個日子吧。

洪：(和蘭英對視，表示無法勸說)大娘，我也不敢勸你老，我是說，別買無用的東西，別把錢泡費啦。

李母：(白)唉，誰也不是沒過過窮日子呀，你放心吧，陪送東西，也是你們日常要用的呀，你趕快定個日子吧。

洪：（白）下星期日怎麼樣？

李母：你看過皇曆嗎？是好日子嗎？婚姻大事可非同小可呀，不看好日子，可是一輩子的事呀！

洪：（白）還要看皇曆？

英：（向志洪遞眼色，白）皇曆我看過了，下星期日是好日子，那日子再好也沒有了。

李母：（白）那就這麼定下啦，你回去預備預備吧。

洪：（目）好吧，大娘我回去了，（向外走，回顧蘭英）

英：（白）媽，我，

李母：（白）你要怎麼樣？

英：（白）我……

李：（白）有話就說吧，挺大姑娘還羞口？

英：（白）我要跟志洪去看電影。

李：（白）去罷，反正你們倆是兩口子了，再過一星期就拜天地了，那還有甚麼怕的，我也打年輕時候過過呀。

洪：（白）我們工廠給我兩張電影票，大娘去你去嗎？

李：你們去你們的，沒有我你們談談嘮嘮多方便，別看我老了，我可不是那樣不開通的人。

英：（白）媽你去得啦，

李：（白）我不去，

洪：（白）大娘你老去吧，

李：（白）我不去呀，眼看下星期就到日子啦，你們去吧，我還不得預備預備呀。

英：（白）媽，那我們走啦，

李：（白）快走吧，反正我知道你，有了當家的，心裏早沒有你媽啦，去吧，別跟我囉囉嗦嗦的啦！

英：（白）媽頂不好說話了，（和志洪相視而笑下，）

李：（唱）眼望着女兒女婿出了門，不由老身笑吟吟，再有七天女兒出嫁，我趕緊把嫁裝預備齊整。李老太太邁步回房去，我心裏高興忙得更歡騰。

（下）

第三場

人物：張志洪，李蘭英，李有同

（張志洪，李蘭英上）

英：（唱）小蘭英和志洪來在街上，

洪：（唱）又只見車如流水馬如龍，

英：（唱）行人如梭走來走去，

洪：（唱）一個個高高興興滿臉春風，

英：（唱）油漆的馬路平平整整，

洪：（唱）高高的樓房多麼威風，

英：（唱）街道清潔一塵不染，

洪：（唱）人走在路上好心情，

英：（唱）合作社百貨店五光十色，

洪：（唱）汽車電車耀眼明，

英：（唱）工廠的煙筒如林立，

洪：（唱）金鐵交鳴震耳聾。

英：（唱）這都是人民政府領導的好，

洪：（唱）建設了輝煌燦爛的瀋陽城。

英：（唱）閒言就把志洪問，

洪：（唱）有甚麼事情說個分明，

英：（唱）今早晨討論的甚麼時事？

洪：（唱）美國人施陰謀把朝鮮進攻。

英：（唱）是不是李承晚進攻三八線？

洪：（唱）北朝鮮人民軍大顯威風。

英：（唱）美李的強盜軍隊可曾得逞？

洪：（唱）遇見了人民軍全都稀鬆。

英：（唱）是不是美帝國擴大侵略？

洪：（唱）把戰火燃到鴨綠江濱。

英：（唱）咱中國怎能隔岸觀火？

洪：（唱）各黨派發表了時局聲明。

英：（唱）廠內的工友有何表示？

洪：（唱）加緊生產打擊敵人。

英：（唱）二人正把時事討論，

（李有同上）

同：（唱）又來了老漢李有同。身揹着箱子長轎叫賣，白麵的饅頭是新蒸。正然在街頭把饅頭來賣，面前來了閨女蘭英，身旁還有人一個，是他的小女婿張志洪，緊走兩步開言道，叫聲女兒小蘭英，（白）蘭英，你們上哪去？

英：（白）爸爸，我們看電影去，

洪：（白）大爺，你老不累嗎？

同：（白）不累呀，你們吃饅頭吧，（給兩人一人一個饅頭）拿着吧，看電影看餓了就吃饅頭，我這饅頭是頭號麵蒸的，又宣乎，又熱乎，吃吧，（志洪和蘭英接過）

英：（白）爹爹你不去看電影嗎？

同：（白）我不去，你回來給我講吧，我不愛看電影，我愛看洛子。

洪：（白）下禮拜請你老去看洛子，

英：（白）不行啊，下禮拜……爹呀，下禮拜我跟他……結婚。

同：（白）好啊，我送你們一百大饅頭，半斤一個的。

英：（白）爹你說話可算數呀，

同：（白）我不像你媽呀，又買坐鐘又買掛鐘的，我就是送你們饅頭吃，你們走吧，

英洪：（同白）我們去啦。（下）

同：（目送蘭英志洪下，唱）忽然想起事一宗，急忙開言叫蘭英，（白）蘭英，蘭英！這孩子，小兩口到一塊甚麼都忘了，連耳朵

都不好使了。唉呀，蘭英他媽交給我三百萬塊錢，叫我給蘭英買嫁裝，我也買不好啊，把她叫回來就好了，她喜歡甚麼樣的，買甚麼樣的。（望介）走遠了，叫回來也不行，這丫頭不主張花錢買嫁裝，她媽還叫我背着她買呢，買了來，她也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到哪去買呢？唉呀，我還是先把饅頭賣完了，再去買嫁裝，不然饅頭涼了就不好賣了。（唱）主意已定往前走，好熱饅頭喊連聲，李有同正在街頭把饅頭賣，

趙：（鬼祟上，接唱）來了特務趙乃文，開言就把老李叫，有多少饅頭快給我稱。

同：（唱）我的饅頭半斤兩個，四個饅頭重一斤。

趙：（唱）你剩多剩少我全要

同：（唱）七十二個無有零。一個五千兩個一萬，十八斤的饅頭你可要稱？

趙：（唱）我要我要我全要，我今天買了饅頭一百多斤！（拿饅頭付錢作欲行狀）

同：（唱）莫非說你也要開饅頭店？為何買了一百多斤？

趙：（唱）原來老兄還在做夢，不知出了大事情。（白）你還做夢啦？哎呀，算啦，我也不必告訴你啦，改日見吧。（作欲下狀）

同：（拉住趙，白）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裝神做鬼的。

趙：（白）你真不知道？

同：（白）什麼事呀？

趙：（故作緊張狀，白）你若真不知道，我就告訴你，美國人打上來啦，不得了啦，火車都不通啦！國民黨就要來接收東北呀，把瀋陽市長都派出來啦。我那個米店呀，一早晨就賣光了，現在米價隨風漲，誰不怕挨餓呀，所以我買不着米，才只好買饅頭。

同：（抓住趙）你說甚麼？

趙：（白）時局吃緊啦，美國人和國民黨又回來了！

同：（白）你說美國鬼子，國民黨還要來東北坐天下？

趙：（白）小點聲，這可是秘密呀。

同：（白）我養他八輩祖宗！美國鬼子國民黨，這些龜孫子要再來，我跟他們拼啦！

趙：（白）你喊甚麼呀，我告訴你，別的倒是小事啊，吃糧可要緊啊，我看你要不早点預備下糧食，到時候可得挨餓呀！

同：（憤怒，）誰告訴你的？

趙：（白）我也是聽人說的，你聽，那不是吵吵挖防空壕呢嗎？（

內白：『開會啦！討論挖防空壕的事！』衆應聲）聽見了沒有？我不騙你吧？你要不早点去買米呀，你可買不着啦！（下）

同：（氣憤填胸，大聲喊叫，）氣死我老頭子啦！（唱）聽一言來我氣滿胸，說什麼要來美國兵，剛剛翻身又來搗亂，火熱的好日子剛過成。美國兵國民黨一羣強盜，真敢來害咱們就跟他拼！回過頭來仔細思想，不由反覆打調停，解放前沒有吃糧餓的真難受，不預備糧食怕不行，邁步趕到合作社，又只見合作社關了店門。（白）同志，我來買米呀！（內白：『下班了，今天不賣了，明天再來吧！』），唉！連合作都不賣米了，可見得是米缺呀，怎麼辦？（唱）低頭暗自打主意，何不去找找親家翁，找着我的親家核計核計，咱們二人打打調停。邁步就把張家奔，到了門外放高聲，（白）張萬春在家嗎？張萬春！

（張萬春上）

張：（唱）剛剛下工吃了晚飯，忽聽門外有人聲，開開門來用目觀看：原來是親家李有同。（白）親家，你來啦，快來喝一盅吧，

同：（隨張萬春入內，坐，白）唉，你還當好日子過呢，聽說忘八蛋美國兵來佔咱們中國呀，國民黨那幫鬼崽子也要回來呀，火車也不通啦！我來找你個主意呀。

春：（白）誰說的？這不是造謠嗎？

同：（白）街上都這麼傳說，合作社也不賣米啦，我七十多個饅頭，叫一個小子都買去啦，你看這不是時局吃緊了嗎？

春：（白）對，你說的有道理，我回家來就沒看見老婆子，聽說是

開會去了，大概是挖防空壕的事，哎呀，這一來老百姓不是又得遭劫嗎？

同：（白）誰不說呀，你看這事可怎麼辦呀？

春：（白）兵來將擋，水來土屯，美國人來打中國，咱們中國人就給他個厲害嚐嚐吧，還能像九一八那時候，不抵抗嗎？

同：（白）那倒是啊，可是目前咱們食糧也是大事啊，沒有吃的還行嗎？

春：（白）那怎麼辦？去買吧，

同：（白）街上買不到糧食啦，

春：（白）那不糟了嗎？再像國民黨那時候，吃糠都吃不上溜來，那可倒了血霉啦！

同：（白）我說咱們還得想辦法買米呀，不管怎麼貴也買，今天好歹還能買着，到明天就更不敢說啦。

春：（白）對，快點買，多多買，可是錢呢？

同：（白）我手裏有三百萬，連我今天賣饅頭錢一共有三百五十萬，我想都買了米，只要有吃的就不怕，

春：（白）你那來的三百萬呀？

同：（白）這是預備給蘭英買嫁裝的，我看真要打起仗來，還是吃糧要緊，甚麼嫁裝不嫁裝的。

春：（白）對！還是吃糧要緊，可是，我怎麼辦哪？

同：（白）你們沒有富餘錢嗎？

春：（白）唉！都叫小子送銀行儲蓄啦，這怎麼辦，存摺還在我兒子身上，等他回來也不趕趟啊！

同：（白）你核計核計有沒有可賣的東西？

春：（白）對，有一口豬，一百二十斤，本來預備辦喜事宰，小子不同意，我看現在就把牠賣了吧。

同：（白）那你就快一點，賣了錢咱們一塊去買米，

春：（白）好，我現在就去找主，（向內喊：）高掌櫃的，你們要豬嗎？

內白：多少斤重？

春：（白）一百二十斤。

內白：多少錢一斤？

春：（白）三萬吧，

內白：一萬五。

春：（白）兩萬五！

內白：多了不要，

春：（白）怎麼辦？賣不賣？

同：（白）賣就賣了罷，吃糧要緊啊！

春：（白）行！賣啦！（向李有同）你等一等，（下，旋拿錢上）
一斤少賣一萬五，一百廿斤少賣一百八十萬。

同：（白）唉，爲了買吃糧，講不了要吃虧呀，走吧，買糧食去
吧。（唱）那管吃虧與上當，

春：（唱）買到糧食就算中。

（同下）

第 四 場

人物：李有同，張萬春，趙乃文，吳成。

（趙乃文上）

趙：（白）改頭換面當特務，無中生有造謠言。我趙乃文，在這地面開了一家米店，前幾天散出去一些謠言倒也生了效驗，最可笑有一些老百姓，拿着棒槌當了針，一個個爭先恐後，不顧命的買糧食，因此我的生意也大發財源，真是一舉兩得，又賺了洋錢，又造了謠言。天已不早，我得收拾收拾上板了。

（唱）趙乃文在房中暗自思忖，最可笑老百姓太也好賺，我這里把那謠言來編造，他們就拿着棒槌當了針。四千買米八千賣，有時還賣九千掛零，越思越想越得意，樂壞了特務趙乃文，忽聽門外聲音響亮，心中有鬼大吃一驚。（李有同張萬春上）

抱着門縫往外看，原來是賣饅頭的李有同。

春：（白）到了嗎？

同：（白）到了，就是這一家米店，待我上前叫門。掌櫃的！開門！

趙：（白）來啦，買甚麼？

同：（白）買米，

趙：（白）沒有了，早就賣光啦。

同：（白）聽說你這有米，面子事兒，勻一畝不行嗎？

趙：（白）你用多少？

同：（白）幾百斤都行。

趙：（白）我還有別人存的幾袋子高粱米，價錢貴一點，你們能要嗎？

同：（白）多少錢一斤？

趙：（白）九千元，一言一句，要就要，不要就算啦。

同：（回頭和張萬春商量，白）怎麼辦？

春：（白）要吧，

同：（白）太他媽貴啦！

春：（白）太貴啦，四千五的行市，賣九千。

同：（白）唉，只要有就行啊，總比買不着強啊。

春：（白）回去老婆子再埋怨怎麼辦哪？

同：（白）埋怨就給她埋怨一頓吧，要不空回去？

春：（白）對，買就買吧。

同：（白）我買三百斤，你呢？

春：（白）我買二百斤。

趙：（白）你們車呢？

同：（白）那有車呀，你不管送嗎？

趙：（白）賣高粱米還管送？

同：（白）要不我們明天再來買吧，

趙：（白）隨你們便，明天是明天的行市，明天有沒有還不敢說。

春：（白）我們先付錢還不行嗎？

趙：（白）行吧，都是街坊鄰居，這點忙還不能幫嗎？（打算盤）

你二百斤，一百八十萬，你三百斤二百七十萬。

同：（白）給你吧，（遞錢）我女兒的嫁裝也沒了。

春：（白）唉，（遞錢）一百廿斤的小肥豬啊！

趙：（寫收條，白）給你們收條，明天上午一定來拿米呀，

同：（白）走吧，

春：（白）走吧，

同：（白）不對，咱們這米買的太貴呀，瀋陽城的米也不缺呀，能這麼貴嗎？

春：（白）我也越捉摸越不是滋味，咱們不是叫人抓了大頭啦？

同：（白）這米不能要啊，太貴，

春：（白）太貴呀，不能要，

同：（白）掌櫃的，開門！

趙：（白）怎麼又來啦？

同：（白）我們這米，打算……

趙：（白）不能再多買了，我看你們頂好少買一點，我再還給你們一點錢吧，我今天賣了，明天就許買不上來呀，

（李有同和張萬春對視，放棄原來計劃）

同：（白）回去吧，

春：（白）回去吧，（同下）

趙：（白）這兩個老傢伙，要動起心眼來你們可差遠啦，（唱）兩個老兒朦朧瞢瞢，真是一對糊塗蟲，算來算去也得入我的圈套，想不吃虧萬萬不能。天色已晚把門上，等待同黨聽聽風聲。趙乃文去到房中打個盹，

（吳成上）

吳：來了特務名叫吳成。奉了咱們老板的命，鬼鬼祟祟去找趙乃文，大街不走走胡同，心裏不住亂撲騰，蹣跚潛踪來好快，趙乃文米店面前迎。（敲門介）先把店門敲三下，又把老趙叫三聲，（白）老趙，老趙，老趙！

趙：（上白）誰呀？

吳：（白）我是老吳。

趙：（白）由哪來的？

吳：（白）老櫃來的。

趙：（白）誰打發你來的？

吳：（白）老板，

趙：（白）快進來吧！

吳：（大模大樣坐下，白）你既然聽出我的語聲來，何必又囉哩囉嗦，問個沒完？

趙：（白），這不是你告訴我的暗號嗎？我也是不得不小心呀！

吳：（白）老板說：你這幾天成績還不錯，叫你好好幹，你的委任狀帶來了，（取出偽狀）恭喜恭喜，你是隊長啦。

趙：（接過偽狀，狂喜，白）你跟老板說，我一定好好幹，決不辜負